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訪談]

默默行事的外交家

潘基文回顧擔任聯合國秘書長

這十年如何推廣人權、氣候政策、及根除小兒麻痺



VIKTOR MILLER GA USA

聯 合國秘書長潘基文最早的回憶是在韓戰期間和他的家人逃到山區避難，在他身後的村子已是戰火滿天。他的父親和祖父必須在樹林裡覓食；他母親可以說在沒有任何醫療設施之下產下弟妹。「我知道什麼叫飢餓，」他說。「我經歷過戰爭，而且我知道逃難的滋味。」

來救他們的士兵升起藍色的聯合國旗。聯合國提供食物給他們，也贈書給他們的學校。這個經驗在潘基文身上種下了一顆相信全球團結可以成為改變力量的種子，這也是他整個職業生涯一直致力實現的信念。

潘基文少年時曾因作文比賽得獎而有機會與約翰·甘迺迪總統在白宮見面，這次見面讓他興起成為外交家的念頭。他在 1970 年進入韓國外交部，在 2006 年成為聯合國秘書長之前曾擔任過大使及外交暨外貿部長。

潘基文把根除小兒麻痺列為第二個五年任期的最優先項目。在 2012 年，他在聯合國年度大會的會外時間主持一個小兒麻痺高峰會，取得所有有小兒麻痺疫情國家的元首以及主要捐獻國的部長、扶輪、及比爾及梅琳達蓋茲基金會對於根除小兒麻痺的堅定承諾。他把小兒麻痺相關訊息放入他的報告、也安排到小兒麻痺疫情嚴重國家訪問、以及參加包括聯合國大會、非洲聯盟、G8 峰會在內多邊活動時發表的聲明當中、並且他本人也曾參加小兒麻痺疫苗接種運動。

2016 年，潘基文在首爾國際扶輪年會演講並把扶輪給他 100,000 美元的演講酬金捐給扶輪的「現在就終結小兒麻痺」(End Polio Now) 運動。「國際扶輪是我們前進的助力，」他現在告訴國際扶輪英文月刊 The Rotarian「由於扶輪的倡導推動，我們已距小兒麻痺絕跡的世界的目標僅咫尺之遙。我會永遠感激扶輪的領導人及在根除小兒麻痺運動的最前線的眾多扶輪義工。他們是真正高尚的人道主義者。」

在十年任期內，貧窮人口下降了、公共衛生成就有目共睹，現在潘基文即將卸下秘書長職位。但這也是聯合國的一個顛簸艱難時期，極端主義掀起坐大，難民人口空前增加。他的繼任者，葡萄牙前總理古特雷斯 Guterres，將於 1 月 1 日就任。國際扶輪英文月刊的 Diana Schoberg 訪問潘基文，跟他談談小兒麻痺、他的政績、以及扶輪和聯合國如何合作。「我相信這個世界在朝正確的方向前進，」他說。「整體而言，我是滿懷希望。」

英文月刊：您的重要政績之一是巴黎氣候變遷協議。你是如何將人們結合在一起處理這個問題？

潘：漫漫長路，跋涉艱辛，但是值得。在所有顧問的反對之下，我在 2007 年，上任後第三週，第一次訪問白宮時，向當時美國總統小布希提出氣候變遷的問題。他有點訝異——但他最後還是加入我們的陣容。在巴里島會議時，我們採用了後來達成巴黎協議的第一種路線圖，美國在最後一刻支持該協議。小布希總統於 2009 年的私人卸任午餐上，向我透露，代表團團長從巴里島打電話給他，向他請示，他告訴團長要照我的意思辦理。

雖然 2009 年哥本哈根氣候變遷會議的結果不是我們所期望的，但它是通往巴黎協議的漫漫長路的起點。我對達成協議的願景是根據一個理念：廣納各界。氣候的問題太重要，也太大，不是光靠政府就能解決。我們打開聯合國的大門，歡迎民間社會及企業界參加。他們在會議上也應該有一席之地。民間社會不斷對政府施壓，要求採取行動。不論是能源產業、保險產業、或運輸公司，他們都有角色可扮演。

英文月刊：你在聯合國最少被提到的成就是什麼？

潘：我把人權列為最優先項目，這點反映在聯合國的各領域。要達成「可持續維持的開發目

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2015 年通過的 17 項目標，目的是在 15 年之內消弭貧窮、保護地球、並確保所有人的繁榮]，人權是不可或缺的要害。而且在一再聽到對暴力犯罪以「絕不再犯」為託辭的回應，我成立了人權前線行動，來避免及因應暴行即將到來的警訊。我很榮幸成為第一個大聲反對依據性傾向或性別而來的歧視。而且因為我相信以身作則來領導，我在福利方面用完全平等來兌現我的話。

有時外交界，「無名」的成就注定無名。我經常採用沉默外交，無論是確保被監禁的記者能被釋放，或說服一個領導人要真正傾聽他的人民的渴望。沉默外交的核心在於讓對方因做了正確的事而獲得榮耀，而不在於我要獲得多少讚美。

英文月刊：鑒於近來在奈及利亞的根除小兒麻痺的挫敗，終結小兒麻痺的關鍵是什麼？

潘：信任是不可或缺的。為了取得並維持信任，非常重要是不能將根除小兒麻痺活動政治化。社區及宗教領導人是我們在這方面的最佳推動者。

在奈及利亞偵測到野生小兒麻痺病毒是一個嚴重挫敗，但它只是一個挫敗。世界從未如此接近根除小兒麻痺，我們有我們知道可以有效遏止這種疾病的資源及策略，而且我們已經一起將小兒麻痺的蔓延降到歷史上最低水平，全世界只剩三個國家有小兒麻痺。如果我們懷著勇氣及決心，沿著目前的方向繼續努力，我們將一勞永逸根除小兒麻痺。失敗不是我們的選項，而且我相信在最近的將來我們將實現扶輪承諾的，為世代建立一個沒有小兒麻痺的世界。

英文月刊：如果你可以改變的話，你會改變從你擔任祕書長以來的哪些決定或行動路線？

潘：我曾向會員國們清楚表示，特別是安全理

事會會員國，團結起來就會表現最好。這就是我為什麼對於安全理事會在敘利亞問題上的不團結，感到非常挫折。我一向的論點是，我們整個國際社會竟然無法一起停止這場殘酷的戰爭，我們所有人應該感到可恥，在安理會在這個問題持續分裂之下，300,000 多人已經喪命。我將繼續努力到我任期的最後一天，去解決這個恐怖的危機，但是我需要會員國的支持——所有會員國。

英文月刊：2010 年海地遭遇毀滅性的地震之後，使霍亂引入海地的事件上，聯合國維和人員也有份。這次疫情已經使 10,000 人喪生，讓 800,000 人染病。聯合國怎麼做才能再度獲得信任？

潘：這件事清清楚楚，聯合國對於霍亂疫情的受害者，及支持海地消滅疫情並建立健全的飲水、衛生設施、保健等系統，負有道德上的責任。在我自己訪問海地期間，對於霍亂導致海地人民承受巨大的痛苦，我深表遺憾。

我正在努力擬定一套方法來提供實質協助及支持給最直接受到霍亂影響的海地人民。這些協助必須以霍亂的受害者及他們的家人為焦點。聯合國也打算強化其支持來減少，最後終止，霍亂傳染、促進獲得照顧及治療、及解決海地長期以來的水、衛生設施、及保健系統的問題。

英文月刊：聯合國最近的 2030 年可持續維持的開發目標 (SDG)，項目更多，而且似乎比千禧年開發目標更詳細。17 個目標，而且每個都有多個小目標。這背後的思維是什麼，聯合國及夥伴們如何同時聚焦在這麼多目標？

潘：我聽過批評這樣的批評：我們目標太多，很難管控。

這些新的目標重要，因為它們將是衡量目前至 2030 止之間所有一切的準繩。這些目標絕不只是抱負而已。它們是各國必須投資才能

推展的關鍵領域行動指南。

再者，這些目標，包括其中的小目標，並不是聯合國官僚強加在各國身上的，就像有些被強迫的工作表。17 個 SDG 是會員國以及更廣大的民間社會透過線上入口網站及當地會議，長期而詳細諮詢的結果產物。我們的目標可能稍多，但它們真實反映了全世界的期盼。

英文月刊：我們逐漸看到全球主義在許多地方被拒絕。有些國家變得更不穩定，而且部落主義或宗教派系主義逐漸獲得青睞。聯合國有什麼方法可以對抗這些種趨勢？

潘：目前我們處於一個多重挑戰的時期——從金融危機到中東的動亂，從激進極端主義的興起到歐亞重燃地理政治競爭。

在不確定的時代，我們的確看到利用人們的恐懼而崛起的政治家，尤其當我們談到難民及移民數字的上升。我們必須拒絕這種危險的政治數學：用撕裂民眾來增加選票。因此，我們必須站出來反對各種形式的固執及仇外。聯合國剛剛發起一個對抗這種毒藥的運動。這個運動的宗旨是要孕育包容及互敬的社區——我們這個運動取了一個很簡單的名稱，「共存」(Together)。

在這不確定的時刻，我們也目睹激進極端主義的興起。雖然我們當然非對抗這極端主義不可，我們也必須努力去防止它的產生。我最近草擬了聯合國防止激進極端主義行動計畫，裡面非常強調人權。反恐手段的經驗顯示，我們除了滅火之外，更必須防止煽火。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民間社團，像扶輪，可以藉由促進社區之間的包容及對話，來扮演重要角色。

英文月刊：關於如何在一個多元化、多文化、全球性的組織與人合作，您有何建議提供扶輪領導人？

潘：我或許沒資格提供任何建議給扶輪領導人。你們的組織比聯合國還悠久，而且你們有

代表參與的國家比我們聯合國的代表國還多。當我有榮幸在韓國對你們的社員們演講時，我想我在大廳數到的國旗數目比我們在聯合國的還多！

「有時候在外交界，『無名的』成就注定無名。」

既然你問了，我願意提出一些看法。我在聯合國工作的每一天，我都和全世界各地的人一起努力，這個經驗告訴我，在處理世界各種問題時，要盡量涵蓋各種不同觀點。我發現，傾聽來自與我不同的文化用不同方式處理問題及提出解決方法，這讓我獲益匪淺。無論在聯合國或其他任何組織，那種多元智慧應該予以珍惜及培養。人人都可以從彼此傾聽獲益良多。沒有任何一種文化有方法可解決所有問題。

英文月刊：扶輪及聯合國如何善加利用夥伴關係？

潘：扶輪及參與的其他類似民間社團都是全世界最優秀的社團。你們了解必須積極正面地涉入及參加社區及我們周圍世界的生活。

我們現在有一個全球性的工作時程，要建立一個更好、更公平、更可持續維持的世界。我鼓勵國際扶輪來熱烈擁抱可持續維持的開發目標，並在其中找到一些領域來一起再造根除小兒麻痺運動的成就。